

XIN JI LU 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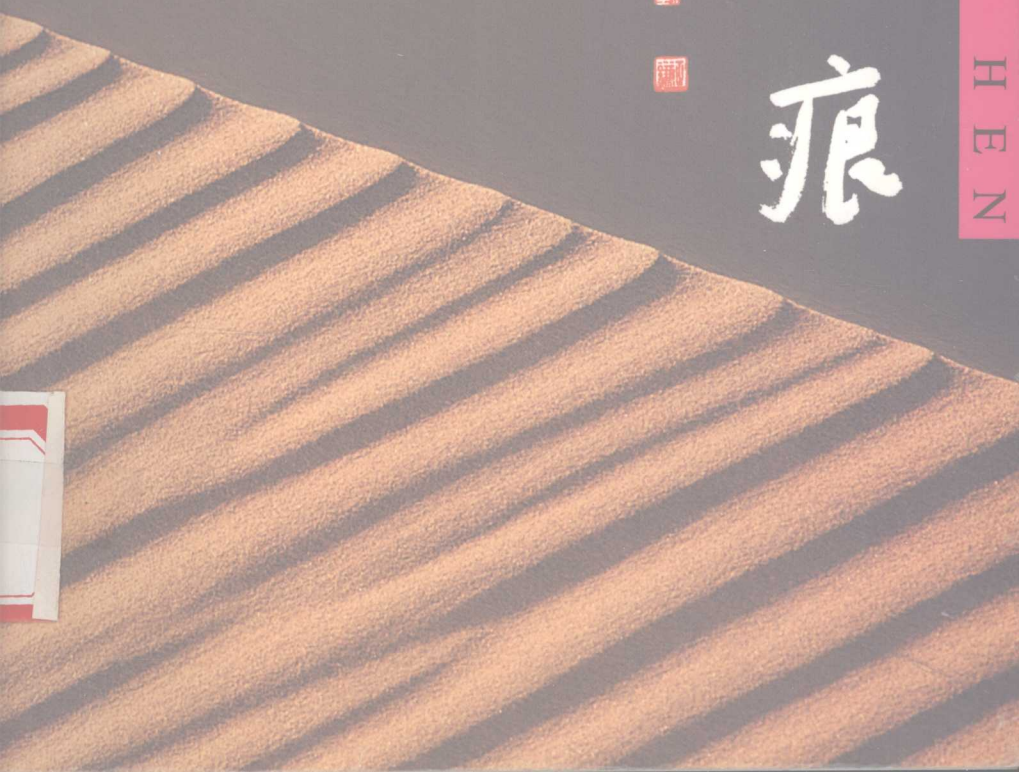
心迹履痕

刘正强题



拜学英 著

民族出版社



心迹履痕

拜学英 著

人 民 中 华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迹履痕/拜学英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 7
ISBN 7-105-05124-8

I. 心... II. 拜...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7650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60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1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序 言

杨继国



十多年前，当年轻的拜学英拿起笔来，踏上文学这条漫漫长途时，他的志愿是：把家乡的山水风光、回族的风土人情告诉牵挂这块土地的人们。而今，当他拿出又一部沉甸甸的散文集《心迹履痕》嘱我作序时，我欣喜地发现，他没有辜负岁月，没有虚度光阴，他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的诺言。十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家乡的山山水水，他的笔下写出了对故土的热恋。捧着一颗赤子之心，他还走了很远，把勤奋的足迹和睿智的思考留在了天南地北，河州街道里有他对一个民族执着与虔诚的深深思索，泉州古老的清净寺里留下他对伊斯兰文化远古历史的追寻以及对先贤们的崇敬，人间天堂“苏杭”留下他一份迟到却真诚的赞美，太湖里有着他领略浩淼无际水域的身影，他在华山的高险中惊叹，在峨眉灵秀中尽情，在三峡的美景中陶醉，在秦淮河畔感受六朝古都远去的热闹……他就这样奔走着，思索着，感悟着，尽情地叙写着祖国的大好山河，真实地抒发着一个游子的深切感受。在他这些流淌着真情实感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勤于思索，不断追求，对家乡、对生活、对大自然、对一切美好事

物充满激情的年轻作家跳动着的滚烫的一颗心。

当然，在拜学英的笔下，写得最多、写得最好的还是自己的故土，还是自己熟悉、热恋着的回乡。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喝着泾河水长大的我，不写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就对不住这片热土的养育，更对不住手中的笔。本民族的东西，本民族不写，谁来写？”就是本着这样的创作态度，在他的这些描写家乡的散文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回乡独特的风光，迷人的风情，看到了他对家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深沉探索和思考，同时也感受到了他对故土真诚、真挚的情感。这些自然景物、人文精神，在作者的笔下被有机、自然、艺术地结合到了一起，使作品具有了学者散文的味道，不仅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目前，宁夏青年作家群已经引起全国广泛的关注，最近在京召开的“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作为这个群体中重要成员的拜学英，他的散文集由民族出版社应时出版，无疑将为宁夏青年文学的更加兴旺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

岁月如歌，时光如流。岁月的流逝是无情的，惟有对岁月无比珍惜并且在岁月的土壤里辛勤耕耘的人，才不会为岁月的流逝而徒增惆怅和遗憾。在过去的岁月里，拜学英是成功者；在今后的岁月里，他会更加奋进，更加努力。我们相信，拜学英一定会拿出新的、更为成熟的力作，与读者、与自己家乡的父老见面。

2002年6月6日



目 录

走趟西吉	(1)
认识河州	(4)
漫漫西口路	(9)
延安纪行	(15)
华山笔记	(24)
拜谒黄陵	(32)
无字碑	(38)
静幽青城山	(50)
都江堰	(56)
乐山大佛	(62)
峨眉山看景	(70)
三峡行	(82)
厦门记略	(98)
南普陀寺香火	(107)
五老峰·相思树	(112)
漫步集美	(116)

站在日光岩的顶端	(122)
流连鼓浪屿	(126)
看一门大炮	(130)
在海边	(133)
千年沧桑	(137)
深圳游记	(147)
苍松翠柏中山陵	(158)
秦淮河畔	(161)
雨中的肃穆	(167)
大气的江阴	(170)
江尾海头	(178)
大师的故居	(182)
浩淼太湖	(188)
蠡园秀色	(194)
苏州一日	(200)
隔江观景	(209)
杭州景致	(215)
不识庐山真面目	(227)
路过浔阳楼	(239)
遗憾琵琶亭	(246)
一睹黄鹤楼	(252)
一种树	(263)
那片白桦林	(265)
踏遍青山	(268)

面对古木	(270)
老龙潭飘出的花儿	(273)
西海固永远的风景	(276)
开斋的日子	(280)
脆馓子酥油香	(283)
回家过古尔邦节	(287)
岁月如歌	(291)
离别愁绪	(294)
搬家	(298)
夜晚读书	(301)
看社火	(305)
有关酒的话题	(309)
对西海固的关切	(314)
再现回族悲壮曲折的历史	(319)
历史的情缘	(330)
听行家点拨	(333)
立足与借鉴	(336)
一种写法	(340)
在最底层的土壤里刨寻	(345)
当作爱好去坚持	(348)
后记	(351)

走 趟 西 吉

不论从地域意义上还是从综合情况的对比而言，西吉是比不过固原这个大县的。事实上，人们将固原地区这块地方称之为西海固，名正言顺地把西吉排在了最前面，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出这种排列和这种叫法的根据。

第一次走西吉是路过。1984年后的两年学校生活是我在兰州度过的。那时从固原到兰州，经西吉而过，只能隔着沾满尘土的车窗玻璃，睁圆双眼，很匆忙地看一眼掠过车身的树和远处跳跃而过的黄土山梁。

这些年，西吉以颇多的因素在吸引着我，实际上最要紧的是以下两点：其一，张承志对西吉的流连忘返；其二，红军在将台堡的会师及纪念碑的落成。我计划着去西吉的时日，仔细看一看吸引著名作家写出史诗般作品的土地该是一种什么样子。去年9月的一天，机会来了。在深圳搞过锦绣中华创意制作的园林工艺师苏克非先生在泾源考察水秀石资源后，非要让我领他走趟西吉。他对西吉是陌生的，对火石寨的风景有所耳闻，这就注定了得走趟西吉。



我们是从隆德经兴隆、将台到西吉县城再到火石寨的。给我们的感觉是兴隆将台一带地域还算开阔，村舍旁有面积可观的川塬地，房前屋后有树木葱郁掩映，并不像普通意义上的西海固那么荒凉悲壮，只是较远处的山头梁峁不像泾源那么有树有草，一路无风景。

到将台堡，一座巍峨的石碑向我们走近，我才强烈地意识到，这不正是落成不久的红军长征纪念碑嘛！无论怎么说得进去走走。我们几人在很冷清的大院里转悠了一阵儿后，登上碑基，仰望象征三军会师的红军将士头像，看着周围的浮雕，我的眼前掠过的是当年红军将士历尽千辛万苦，在这蓝天白云的堡子前会师时喜悦激动的一幕。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天，这是多么让人难以忘记的一天。遗憾的是历史似乎忘记了这一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竟然连块纪念性的标志都没有留下。最后要归功于西吉的同志，是他们研究论证浩繁的史料，拨开历史的迷雾，填补了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西吉之行主要是看火石寨的石头。顺一条盘山小路而走，车子在凸凹不平的山路上颠簸着，爬行着，尘土在车后飞扬而起。在深圳的马路上行驶惯了的苏先生不时惊叹山路的惊险难行。走着走着，山上有了树，脚下有了草，西吉科委的康先生说，这便是火石寨。这里的确是褐黄焦干的西吉的一处仙景，蒿草翠绿，野花飘香，树木在秋风中摇曳，足能令在黄土尘雾里转悠了半天的我感到赏心悦目。裸露的古城堡似的山岩，令人称奇，像是人工斧凿，实是自然天成。我不知道这样的山形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就连搞石头工艺的



深圳专家对此也深思不语，只能对这里的石头能否加工利用发表意见。苏先生说，这里的石质构成为粗砾型，尚无大的利用价值。不过，即使这里的石头能利用加工，又怎能忍心破坏这里的自然美景呢，这样制成的盆景摆在居室内又有何用？

苏先生的话，我是赞同的。

从西吉穿行而过，我已深深地体会出，西吉吸引我的并非是火石寨的山石风景和人文景观，把这些放在一定的参照物前对比着去看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你抱着游山玩水饱览风光的目的去西吉，就大错特错了。著名回族作家张承志迎着高原的寒风黄尘，踏着泥泞，踩着荒茫无际的积雪，翻越沟壑梁峁，在用躯体，不，是在用心虔诚地感受着这片土地，完成着心与心的感应交流，写下了史诗般的著作《回民的黄土高原》、《离别西海固》等散文名篇。

这些文字，是我神往于西吉并准备着以后要多次去领略和感受西吉这片土地的真正动因。

与深圳的苏克非同行，无非是一次契机。

1998. 1. 31

认识河州

走近河州，与众不同的感觉令你激动，山照样连绵起伏，地仍然焦干泛黄。不同的是这里的人，这里的宗教，这里的商贸，一种多元的强烈的气息围裹着你。

行走街市，劳作田间，围聚村头闲谈巷尾的人，男人是一顶洁净如雪的白帽子，女人搭吊着的黑色的白色的绿色的盖头，露着的只是一张生动恬静的脸。在白帽子晃动着的人流里，在盖头飘动着的街景里，留着时髦发式的男女大煞风景。

见面的礼节简单而虔诚，一声“色俩目”，一个虔诚的攥手，使人们一见如故，无需过多的客套。进饭馆串亲戚访朋友，河州人端上的是飘香的大瓜籽，浓溢的盖碗子。没有人用暖瓶里的水为你冲茶，手提的是油黑发亮的刚从火炉上取下的冒着热气的滚烫的开水壶，这是河州人喝茶的讲究，也是河州人的茶道。刮着滚烫香甜的盖碗子，嗑着黑瓜籽，听着清真寺飘来的诵经声和山野里若断若续的“花儿”声，你感到，这是河州——是听说和眼见的河州，是实实在在的



河州。

河州让你仰看的是造型各异、建筑宏伟的清真寺。不需进入寺院。站立大门前，能欣赏到高大精巧的集伊斯兰风格与中国古建筑为一身的空心塔楼——呼喊人们礼拜的“邦克楼”。在现代建筑日新月异的今天，“邦克楼”成为清真寺独特风格和规模的象征。塔楼顶端的弯月，高入云霄。每座建筑讲究的清真寺都令你感到河州伊斯兰文化的浓郁风情，都令你感到河州是一块人杰地灵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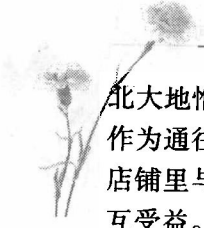
风格各异，流光溢彩，高悬云天的塔楼是河州能工巧匠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凝结着众多虔诚信徒的血汗和智慧。

河州在西北在全国甚至在阿拉伯国家的被人念道称颂，缘于中国伊斯兰教的教派门宦在这里全面而又典型地聚集。在河州你能找到伊斯兰教任何一个门宦的拱北和清真寺，各教派门宦在河州和睦相处，共同传播发展着伊斯兰文化。“中国的麦加”绝不是人们随意称赞河州的形容词。

在河州走一走，你会真切的感到作为一个回族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还有许多。

河州的自然条件并不怎么赏心悦目，甚至与其他黄土高原地区一样，严酷恶劣。不同的是这块地方面临青藏高原，南靠甘南草原。典型的环境造就了河州人经商的脑袋。河州人并不怎么落后于时代，早在深圳、厦门特区创办初期，就南下开饭馆搞贩运。最多的是进藏大军，内地的日用品，靠了河州人运进青藏，摆摊设点，经销发运。青海西藏甘南的皮货又被河州人一车车发运调配到内地。

茶叶贸易在历史上是河州人的强项，云南的茶叶，在西



北大地惟有河州数量最多品种最全。“茶马互市”说的是河州作为通往青藏甘南的要道重镇，河州人把云南的茶叶调运在店铺里与甘南等地的牧人千百年来做着“互市”的生意，相互受益。

河州，让你透过市井，透过表面看到的是这样一种真实存在，伊斯兰文化甚至宗教气氛浓郁的地方，并不封闭落后，恰恰有一种超前的意识和活跃的思维。

仅从伊斯兰教在临夏悠久的历史和各教派门宦的汇集而认识河州的话，只不过能把有着灿烂文化的河州当作宗教领地。事实上，河州早在原始社会就是中国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和眼前的现实中是一处颇具吸引力的地方。

临夏的博物馆用出土的远古动物化石和精美的彩陶向人们无可辩驳地诉说着远古河州的文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已发现了多处，母系氏族公社阶段的马家窑文化的主要标志彩陶，线纹浓亮，细腻光滑。那件完好的青铜刀，专家说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铸工具，已有五千三百多年。耸立于博物馆中心玻璃柜内的陶瓮因造型古朴典雅，纹线富丽流畅，而被列为国宝“彩陶王”，实际上是一件复制品，真品珍藏在最有权威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里。齐家文化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西北独具特色的文化类别，大量展出的刀斧铜镜说明古河州对铜的冶炼加工利用已相当发达。那些能说明当时对粮食进行精细加工的镰、杵、臼、磨等因发现于临洮县的辛店而被称为辛店文化。还有在甘肃分布广泛的寺洼文化，构成了河州古文化的四种类型。



沿着古河州文化，向更悠远的远古探寻，我们看到的是发掘在河州这块土地上的亿万年之前的已经绝迹的古动物化石，人们完全能想象得出当时的河州是怎样一块水草丰美，气候宜人的去处。漫长的历史，无情的风雨，人为的滥垦，才使远古湿润的河州变得满目憔悴。

在感受河州远古文化的同时，人们同样感受到另一种文化的强烈氛围。伊斯兰文化在这里找到了适宜的土壤，伴随而来的伊斯兰特色的建筑把古老的河州装扮点缀得多姿多彩，颇有些异域格调。高大庄重、流光溢彩的清真寺“邦克楼”，讲究对称、古朴肃静的拱北寺院极其完整而充分的体现着伊斯兰建筑与中国古建筑浑然一体的完美结合。“文革”期间，一座座令人惊叹的古建筑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今天，新一代虔诚的穆斯林及能工巧匠们在原来的废墟上更加追求一种境界，一种建筑上的完美，用现代的建筑材料体现营造古建筑耐人寻味的风格。

在河州欣赏这样的建筑是一种享受。

历史上的河州和现实中的河州都大放异彩的技艺是巧夺天工的砖雕。早在金代，河州的砖雕就刀法娴熟，形象逼真，到清代已是刀法精美，造型生动了。近代的砖雕艺术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于一身，更令人赞不绝口。当年马步青东公馆的砖雕体显的是河州砖雕技艺的最高水平。那幅过亭正面墙壁上的“江山图”展现的是红日高照，山势峥嵘，碧空无垠，白云缭绕，苍松翠柏的美景图。有意思的是两句题图诗同样用青砖雕刻而成：“闲摘柳条编太极，细分花瓣点河图”。整幅图的两边又用魏体隶书很厚重地雕刻着一副对

联，可惜已记不清内容了。如此一幅砖雕图，把中国画的“诗书画印”完整融为一体，达到浑然一体、天衣无缝的艺术视觉效果。

青砖上雕刻的葡萄令人垂涎欲滴，牡丹给人的是典雅富贵。这些显示高超创作智慧和精湛技巧的被专家誉为全国罕见的砖雕珍品的创作者，是地道的河州回族缇成元先生，他用八年心血为马步青设计建筑了东公馆。马步青向世人宣扬的是他的富有和霸气，而缇成元向世人展示的却是河州回族的智慧。今天的游人对昔日的马步青并不想多说什么，谈论赞誉更多的是不朽的砖雕技艺。

远古的动物化石，灿烂的古文化遗址，颇具异域情调的伊斯兰风格建筑，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风情习俗，悠扬高亢的“花儿”，体现精湛砖雕技艺的东公馆……是河州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今天的河州完全有更多的理由在繁荣“茶马互市”的商贸活动中，发挥潜在的优势，大做旅游文章。

应该坚信，河州人在这一点上表现出的绝不是迟钝与缓慢。

1998. 11. 30



漫漫西口路

火车驶出甘肃的红柳河，就进入内地人眼中的新疆了。大自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广阔无垠的原野，一个看不到边际的戈壁。

缘于路的漫长难行，不管是谁，当你在飞奔的火车上坐上一个白天或是一个黑夜的时候，进入视野的仍是无际的戈壁原野，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你是怎样一种心情，你能不说口外的路漫长而艰辛？

透过历史的烟云，在漫漫口外路上，早在两千年以前，曾驶出过张骞出使西域的车骑，奔驰过班超降服匈奴的鞍马，裸印着丝绸商贾驼队的足迹，传荡着千军万马冲锋陷阵的号角。丝绸古道繁忙而悠远，戈壁原野，日影斜横，驼铃单调的摇晃，马队疲惫地前行……人们就这样走着，走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多少双坚硬有力的脚踩着天山南北的茫茫戈壁，为后人踏出一条通往西域腹地的路。谁能忘得了，在这漫漫长路上，留下过无尽的哀伤与叹息：